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龜山集卷三十至三十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溥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袁文郃

謄錄舉人臣黄煒

龜山集卷三十

宋 楊時 撰

誌銘一

楊母朱氏墓誌

楊母朱氏世家延平居士諱某之女楊父先娶蕭氏夫人乃繼室也夫人之歸曽大父已没獨曽大母猶存其為人嚴憚不妄戲笑躬以勤儉畜子孫有節專静而無嗜好人莫測其欲以故左右給使鮮有中其意者夫人

事之常得其歡心治家事中外輯睦配楊父無違德其歲時奉祀割牲省羃必親臨之未嘗委諸婦終其身不懈生子二人二婦皆少亡諸孫幼失所恃夫人朝夕撫養必知其燠寒疾痛綴完緝敝悉躬為之比其成人教以義方故諸孫卒得所恃為成人夫人之力也其天資柔靜婉淑事無大小喜怒未嘗見於色居常好善唯恐有弗及故卒受天祉以康寧壽考終其身逮諸孫有婦猶執女功不替諸子孫或止之曰為母而年八十亦可

以已矣雖不躬為之其憂無人乎何自苦如是耶夫人
從容言曰為婦而執女功乃其常也汝何異哉且吾雖
老矣使吾明哀而視昏則雖欲彊為可得乎吾之所以
不已者第吾力之所能勝耳汝何怪耶其後子孫雖屢
止之其志終不可奪也楊父諱明有子五人曰某曰某
夫人之出也孫男六人曰助曰梦曰時曰度曰州僕曰
二僕曾孫三人曰迪曰迥曰適女二人皆幼享年八十
有三熙寧十年某月某日以疾終某年某月某日葬於

白土之原其仲孫時為之表而告其子孫曰而子而孫寔繁其夥誰其育之王母是妥迨其成人棄汝而歸寸草有心孰報春暉日往不復形終此瘞刻石墓左以示來裔

張氏墓誌銘

殿直楊君一日詣予而告曰安持之皇祖考有高世之行得無生忍法於善知識者其事有禮部侍郎李公常朝奉郎劉公誼之銘文可考不誣也二公皆當時顯人

而一言之出足以信後世則雖沒不朽矣獨念吾母氏之賢配先君無違德而其沒也不克銘以葬使閨門隱行湮滅而無聞將無以昭示後世子孫用是為大懼欲以銘累公不識可乎予得二公銘文讀之竊歎楊氏世為江西右族貲累鉅萬而其父子不以一毫入其胸次飯疏飲水與遺世絕俗之士遊卒能坐亡立逝無怛於死生之變則其所養可知矣而夫人事其舅以為賢婦配其夫以為賢室是宜銘乃敘而銘之使歸而揭之墓

上夫人姓張氏南康軍建昌人居士諱其之室也曾祖諱某父諱某皆隱德不仕夫人資靜淑尤謹於事佛樂善好施姻族内外貧窶者必歸焉元祐戊辰六月二十四日以疾終於家越明年正月二十日葬於洪源之南享年四十有二生男八人女四人長曰安道安世安止安行安時皆業儒曰正真為浮屠氏曰安持紹聖中以材武得官今為左班殿直監杭州餘杭縣浣坎鎮乃其次子也銘曰蠢茲世人徇物喪已驕吝日滋富不期侈

於惟楊氏已物兩亡家累萬金視猶粃糠允矣夫人其
德克配刻銘墓傍以詔來裔

蔡奉議墓誌銘

安禮既没之明年其族兄某以其弟亢踵門而告曰先
兄疾大漸顧而謂亢曰吾不幸至於不諱宜以銘屬公
今葬有期敢以請予曰吾於安禮有平生之善朋友之
恩非一朝燕游好也自幼學以至成人十餘年間出處
語默無一不同者而以銘屬予予雖不善文其何可辭

乃叙其世族歴官行事始終之大節而銘之曰君姓蔡諱元方安禮其字也南劒州將樂人曽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君世富貲諸父皆浮侈妄費殆盡獨君之皇考能自力不計有無貲君以學君亦感激奮勵焚膏繼晷不少懈窮探博取發為辭章卒以名聞於時熈寧九年同進士出身主饒州鄱陽簿移福州懐安恵州博羅縣令因薦改宣德郎知建昌軍南豐縣以年勞改奉議郎紹聖四年某月某日以疾卒於官享年四十四君為人

果毅明達與朋友信不詭合而妄隨遇事立斷不可回撓初為懷安代有日會更役法君親為按籍一日而差畢吏不得揺手為姦利用以為怨君去旁邑吏舞籍為隱漏以贓敗陷重辟無一免者吏始相慶德君曰徹令嚴而明吾屬無類矣異時君過境上故吏逆君拜庭下以是為謝其在南豐歲適大饑流亡殍踣者相枕籍君為法賑之賴以全活者不可勝紀君之為政彊敏與民為條約而不可犯然簡節而疎目明亦易避也其破姦

剔蠹必鋤盡根穴乃止故所至有風績吏畏其威而民安樂之也某年某月某日葬於卞山之麓君娶鄭氏生女再娶黄氏無男以其弟之子某為後昔君每以書抵予未嘗不以是為憂今其已矣悲夫銘曰謂天爾啬兮胡德之純謂天爾厚兮後胡不蕃憑大靈兮騎雲欵天閽而上訴兮邈乎不聞惟有德為不朽兮長存後欲有考兮視此銘文

俞氏墓誌銘

夫人俞氏予伯父諱某之繼室也曽祖諱英祖諱懐選父諱守瓊世為南劒州人自皇考而上隱德不仕以貲傑其鄉子弟始皆業儒為名進士夫人端靜嚴飭不妄笑語雖遇子弟未嘗有戲慢之色治家勤約有節中饋之事必身親之至老不懈初伯父亡子尚幼夫人以孀稚自營攻苦食淡仰取俯拾卒克有家子孫頼之不墜先業元符三年十有一月甲戌以疾終享年七十有二伯父有子五人其二夫人出也曰眪曰允蹈崇寧元年

九月丙申葬於龜山之陰始夫人疾革予方以漕檄竊食清流北歸省之床下已不能言猶頷之若有屬予者嗚呼意欲何言耶於其葬乃泣而銘之銘曰陰靜而嗇茲理之常無非無儀婦德乃光淵哉夫人展也其臧刻銘幽宮以示不忘

游執中墓誌銘

昔吾為太學生吾友定夫嘗為余言其族父執中先生之賢余聞而心識之願見而未之得蓋三十年餘矣建

中之初余被檄貳令於其鄉邑始獲從之游聽其言稽其行參之於其所學信乎定夫之所稱無一辭虛也於是相與為忘年之交而恨相得之晚先生既沒逾數年而吾友定夫復狀其行致其子處道之意請銘於余余何可辭先生諱復字執中姓游氏世為建州建陽人曾祖諱惟真祖諱耿父諱仲孫皆隱德不耀先生資孝愛總角已知强學砥礪竭力以養其親家之無經月之儲而親意未嘗一日不怡族父元聰明有精識於子弟中

尤罷之謂為有持操既壯學益富行益修鄉里旁郡見者悚服聞者悅而信之多遣子弟從之游遠近相屬也其學以中庸為宗以誠意為主以閑邪寡慾為入德之途常以晝驗之妻子以觀其行之篤與否也夜考之夢寐以卜其志之定與未也其與人謀委曲周盡不啻如在已其教人禁切其不善而開其善鐫諭之詳不少回隱不啻如其父兄故聽其言者初若難入然終察其為愛已也亦或以忠誨成懟憾先生終不改曰寧人負我

我無負人蓋直道不苟其自信然也以故鄉曲之士嘗受經其門者往往率德自好讀書亦求心到自得以善其身其成就人才蓋非碌碌口耳之習也少不事舉業晚徇親意一舉於有司不第而止以某年某月某日終於家享年六十有五夫人江氏宣德郎汝舟之女配於君子能致婦順以得舅姑之懽心先先生十年卒子男三人處道舉進士亦遵遺訓不敢失墜處仁處厚早卒女一人既嫁未兩年而嫠守義不改適皆其醖藉然也

處道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先生於歷衡之原先生貌温
而氣和望之如枯木槁灰而堅挺之姿晬然可見不問
知其為常德君子也道廢千有餘年謬悠荒唐之辭盈
天下學者師其言尊其道而侈大之非徒雕龍炙輠而
已夷考其所知未有能躐其樊者也冥行之徒猶擿埴
於康莊之衢眩然莫知其土故物我異觀天人殊歸而
高明中庸之學析為二致士於斯時欲肄業考疑則無
其師資以輔仁則無其友而枝辭蔓說亂經矣先生德

足以私淑諸人學足以垂世傳後而士之欲求師友者莫宜如先生也不幸老死於窮閻陋屋之間而不大顯於時可哀也銘曰於戲先生珪璋之珍韞匵不耀罷藏於身多文之富曷云其癯學無欲湑惟道之腴以此易彼孰云不臧人難不堪潛德愈光歷衡之原望之罕如逵風若存百世不渝

鄒尭叟墓誌銘

先生諱某字尭叟姓鄒氏其先出於魯國之邾唐季之

亂避地閩中故今為邵武軍泰寧人曾祖某祖某父某皆不仕先生自少有文名尤工詞賦比壯遊四方始從中山劉公先生彝為學六經之旨百氏之書無不該洽旁穿曲貫各得其宗汪洋大肆發為文章遂以名聞於時嘉祐中登進士第調淮陽軍司理參軍丁父憂服除再調南劒州劒浦縣主簿監建州買納茶場移福州閩清縣令用薦者改宣德郎知宣州宣城縣元祐四年二月十八日以疾卒於官舍之正寢享年五十有八先生

為人重厚寡言雖家人未嘗見其喜愠貌温而氣和遇事堅正不可以非義回屈初在淮陽卒有受杖不服而肆言守怒欲斬之議不決以其事付先生已而復欲遂前議先生不受令守益怒先生以為事在有司則有常法執之不移士論韙之其莅官臨民雖冗職必盡力故所至有風績其決獄聽訟鉤考簿書赴期會他人觀之若不勝其煩先生處之裕如手未嘗釋卷也故其用志益深學之所造者遠矣先生既沒子尚幼大觀元年十

二月十五日始克葬於常州宜興縣善奉鄉横山村黄宗塢之原娶劉氏先生彛之女也子男若干曰棊曰棊

嗚呼先生學充其志而用不究其才一時朋游共學者登顯仕居要津視其顛仆忍不一引手提掖之卒以窮死噫命矣其尚誰尤故叙而銘之銘曰有美斯人君子儒兮純明篤實允式孚兮胸中之藏羅瓆琚兮位卑德尊憐莫舒兮汗血龍駒縶荒嶇兮雲帆蔽天膠沮洳兮天地吸嘘鼓洪鑪兮鑄物範形曾莫圖兮自爾遭之人

莫如兮既厚爾德孰云癯兮黄宗之原安此居兮鏤石紀辭永不渝兮

吴國華墓誌銘

延平據閩之要津號稱多士而以學行著聞鄉閭者吴氏有三人焉曰某字及之曰某字季明而審律先生其一也當嘉祐治平之間士方以聲律偶儷之文爭名於時而三人者獨相與切磋以窮經學古為務不事科舉退老於家若將終身焉其能自拔於流俗遠矣其後

季明以經行被名不赴授某官而審律先生晚亦出仕獨及之卒於布衣予視三人者為前輩而少得從審律游最厚先生不予鄙進而友之今其亡也以銘屬予何可辭乃序焉銘之先生諱儀字國華世為延平人曾祖諱某贈某官父諱某歷任某官先生為人剛毅篤實洞見城府而善善惡惡無所容貸其事親以孝顯交朋友以信義著自少篤志强學老益不懈六經百代之書蓋無所不究窮探博取自信不疑尤深於詩易皆有成説

晚益玩心於象數音律之學自為一家有文集若干卷
崇寧五年詔求天下遺逸部使者以先生應詔辭不就
已而敦迫之乃乘驛就道令相太師公見而説之授將
仕郎太晟府審驗音律未幾府罷先生亦浩然而歸不
復出矣大觀元年某月某日以疾卒於家享年若干某
月某日葬於某所先生娶陳氏某人之女無子有女三
人長適某次某皆先卒次適某官楊某嗚呼吾聞有德
者必有後而先生乃無子以奉其祀是尤可哀也已故

為銘詩以慰諸幽銘曰人孰無宗世久則遷惟德與名萬世之傳德名之孚先生有之不亡者存夫又何悲

吴子正墓誌銘

君諱思字子正姓吴氏邵武人也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累贈宣德郎母朱氏封蓬萊福昌二縣太君君之皇考以上世有隱德至君始以進士起家中元豐三年第授蘄州黄梅縣尉再調處州右司理參軍俗獷悍喜訟鬬吏明習法令挾以為姦故獄事視他郡為難治君

敏達彊濟吏不能欺事至迎刃輒解無留獄會昌民有誣告毒死者縣獄具君為直其寃得不死者五人令狠愎訟君不已彌年不敢決其後更二獄卒如君所直也君之全活五人法當遷秩任事者不以聞而君亦置不問也曰吾為理官獄求生蘄盡吾職而已無他覬也聞者以君為長者就移和州防禦推官知吉州吉水縣有老吏舞智玩法為邑巨蠹君得其狀繫治之吏窮迫欲以事汙君緩其獄闞君之亡謬為家問置金其中屬小

吏内之君夫人黄氏得書覺重疑之却不受君適自外至發書得金詰其所自為誣者情得咸伏其辜故縉紳皆知黄氏之賢而益竒君繩家有法也用是當路交薦之改宣義郎知池州建徳縣君始至大興學校勸農桑教民力本歳餘邑大治迄去獄無繫囚民到於今頌之以歴勞改宣徳郎上皇即位覃恩遷奉議郎賜緋衣銀魚辟福建路轉運司管勾文字明年丁太夫人憂服除監江州廣臨監會更錢法日夜鳩工赴期會旁視若不

可堪而君獨裕如也未幾以課最聞再遷承議郎還闕
除監大觀庫遂以疾卒於京師大觀元年某月某日也
享年五十三君娶黃氏左中散大夫某之女封壽安縣
君有賢行配君無違德男一人曰偉明擢崇寧五年進
士第秀州崇德縣尉女二人長適某次適某君為人樂
易不事表襮居家奉親無違兄亡事寡嫂盡敬畜其孤
如已子家素貧清約自克而賙卹族黨無吝色內外姻
睦人無間言初與侍御鄒公某管城尉游君某友善二

人皆蚤世君教育其子恤其家卒克有立古之朋友視兄弟斯道廢久矣觀公所為足以激頽俗也性嗜學自六經百氏古今傳記蓋無所不讀下逮山經地志陰陽卜筮星歷之書浮屠道家之説亦無所不究旁穿曲貫各得其宗為文長於論議尤工於詩辭義清遠有作者風氣涖官臨政務近民不為進趨計明達吏治所至有稱士論每以用不極其材為恨而君處筦庫恬然也其自守不回蓋如此有文集五十卷契丹西夏録十卷藏

於家疾且革為治命數百言惟以孝弟詔其子孫不及其他非守死善道何以有此君既沒之明年其孤奉君之柩歸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君於某所道過錢塘以尚書戶部黃公之狀來乞銘曰先君之友惟公為最厚宜得銘以葬予雖不能銘義不得辭乃論次其平生歷官行治之大節而銘之銘曰允矣吳侯獵德在躬閟弗大施而卒於窮其施惟何二邑之思澤畢不流迺止於玆其存不朽有曄其文銘昭於幽以詔後人

龜山集卷三十

龜山集卷三十一　　宋　楊時　撰

誌銘二

陳君玉墓誌銘

大觀三年歲在己丑二月乙酉居士陳君卒越明年其嗣孤經德不遠數千里狀其行走僕來睢陽乞銘於予予雖未嘗知君也而與其二子游厚善今不遠數千里來請銘義何可辭乃為之銘君諱某字君玉溫州平陽

人也曾祖諱某祖諱某以好學篤行稱於州里父諱某皆隱德不仕君為人剛果有遠志迪諸子以學資其費不吝其遇人樂易無踈戚之間賓至必為具盡歡乃已人有善雖小技稱之若不及周人之急不責報務盡其義雖轑槖掃庾不為後日計留也里俗尚鬼而信巫有以癘疫死者必累月乃敢發喪君之母夫人亡舉族獻疑欲從俗君獨曰吾寧死耳奚忍為是耶其孝誠不惑蓋天性也疾已革召諸子而戒之曰汝等慎無析居為

鄙俗常態義方之訓死猶不忘非篤於爲善何以臻此
君喜佛學而不爲求福田利益事將屬纊所親有爲浮
屠氏者泣涕問所欲對曰庭前柏樹子復問乃曰已在
言前則君於死生之際可謂安矣享年五十有九娶繆
氏先君十四年卒子男三人經德經邦經辦皆業儒女
四人長適繆氏次適季氏次適張氏其季早夭某月
某日葬君於樂溪大嶺之原與其室繆氏同穴君既没
而經邦始以上舍賜第人皆以君不及見爲恨而君於

死生之際猶不累其心況其他乎然積善之報其後也必大可不占而知矣故繫之詩曰天之於人不可求服田力穡乃有秋君乎有子皆珍璆韞匵待價千金疇樂溪之原蔚松楸君其無憾安此丘

李子約墓誌銘

公諱撰字子約姓李氏本唐諸王苗裔其先恭王明以太宗子國於曹有子五人俊傑佾備偲遭武氏之禍屢更封傳五王而絶佾生濟國公臻無嗣獨其季偲官止

左武衛大將軍子孫蕃延與唐始終迄今班班可紀世居陳留至公之七世祖澄為温州永嘉令始遷福州之連江國初三從祖闕筍以進士高第起家至三司鹽鐵判官任公之祖為應天府法曹掾稍遷至縣令郡守所至有能稱最後以國子博士守毘陵卒於位柩將行州人不忍其去共挽留之葬橫山泣送者填道又圖其像歲時祀之至今人有疾取墳土服之輒愈其威惠在人久而不忘蓋如此國博君生五子公之皇考其冡嗣也

娶范氏司封員外郎亢之女國博之喪諸孤無所歸范為營室於蘇故今為蘇人公九歲而孤執喪奉親如禮既冠丁母夫人憂窶甚家徒四壁惟閉門自守雖糜食不繼澹如也親故高之爭持薪米以餉服除游太學聞南豐曾公鞏以文名天下公往受業其門刻意勵行務多識以畜德不為進取計南豐器其材謂當為世用會熙寧五年詔郡國貢士乃作湖水碧詩以勉其行六年遂登進士第調越州餘姚縣主簿用舉者監揚州高郵

縣酒稅移江州彭澤縣令遷鎮安軍節度推官知河南
密縣事除澶州州學教授考滿薦書應格改左宣德郎
曾魯公布帥青社辟置公幕府公少從南豐游南豐兄
弟三人皆登顯仕有重望而公尤為翰林公所知及從
青社辟其兄弟至以書相賀謂幕府得忠信之士礙吏
部格不行青社移河間再辟公州學教授歲滿除太僕
寺主簿轉奉議郎坐乘騎誤過欽聖太后儀衛貶饒州
德興縣監酒稅上皇即位覃恩轉承議郎加武騎尉賜緋

衣銀魚通判莫州轉朝奉郎加雲騎尉堂除人例不赴吏部選公罷選即自陳歸部授通判永静軍轉朝散郎未赴以堂除人衝罷改授簽書泰寧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八寶赦轉朝請郎用年勞轉朝奉大夫加驍騎尉任滿以恩例就差通判袞州自永静改授及罷泰寧任或勸公詣朝廷申理公曰吾每以士人老不知退為鑒今固躬蹈之耶竟不往執政大臣賢公行就除通判保州將引用遽以疾終於正寢實大觀三年七月二十日也

享年六十有七公初在餘姚時有茶商夜行遇海舶鉦鼓偕鳴更相疑為盜持短兵格鬬殺傷十餘人繫蕭山獄吏求正名不得連年不能決清獻趙公守越聞公名檄公攝縣事公至吏前負案盈積公一視之即得其情曰犯時不知在律勿論具聞於州杖遣之餘悉迎刃族解無留未幾邑大治清獻益知公能薦公可任縣令彭澤縣頻江俗窮陋喜訟尚鬼而信巫公一以信義道之晨興視事親為決曲直吏簪筆立庭下屏氣惕息受成命

行文無敢出一語者久而民化服訟日益稀使者按行見之疑公不事事既而勾稽帳簿皆精緻無毫髮疵戾可指摘引囚詰吏吏以素不深與不能對公徐進具道所以曲折詳盡卒大喜出朝廷下括田令轉運使倚法務苛擾欲多得匿户羨田為功公爭以為不可使者怒欲劾公留令又沮格無得申復翌旦且行公抱牘徑造卧内使者驚問公曰彭澤令以公事白願起視之面抗論移時且請就劾并解印綬去使者度不可屈卒從之然

怒猶不置是時王公安禮為部刺史使者還金陵盛言公抗對狀陰激怒之覬共置公罪刺史反壯公所為曰縣令乃敢與部使者爭衡此必介特有守士也亟呼書史對使前草奏薦公使者意沮猶數陰伺短失卒無一事可得亟覘有前期唱言某日某所災者已而果然暴桀因緣為姦轉以相恐公名羣亟於庭問以火將起狀期日處所令將詰伺有不信抵罪又卜於城隍神祠如所問亟言有不然者毀廟皆曰無有乃下令敢有復假

鬼神造言惑衆者坐之人心悉安朔方士鮮知學公爲二州教授始得名儒爲師士向風翕然一變將門子弟至褫跗注衣縫掖爲諸生者不可勝計澶淵瀕大河自元豐初決小吴河流不復由故道元祐三年始議遣使脩復公作復河賦二篇賛明禹功究當時利害甚悉上之不報大抵言河不可復後卒如公言又廣孟子説著養氣論三篇傳學者其言深切著明皆可考而行也莫當北使道公至謂宜先示以文教迺增闢學舍益市書

日親為講說士皆誦其言化其德初歳才五六人未期至十倍崇寧詔天下興學莫遂為邊郡第一其在泰寧事無小大悉賴公為理雖守將屢易幕府號為省事歳水災首議賑救民不知有饑公之力也公性簡直不汨於私欲居家友順遇妻子以禮閨門之内雍如也收養孀稚均其所有中外無閒言不事生產約於自奉而周人之急惟恐不及交朋友尤篤於信義蒞官臨事以理自將澹乎若無意於仕者至其遇事立斷有不便於民

雖要權必爭不少回屈率意盡誠亦不為矯激之行徼名於世雖仕筦庫必盡力故所至人安之既去而久益思流落州縣三十年位不稱德士論惜之而公與家人言未嘗有滯淹之歎其視得喪無足介其胸中者故天下識與不識皆知其為鉅人長者及其亡亦莫不咨嗟歎惜公晚尤深佛學前數月尚無恙居靜室燕坐終日對家人未嘗輒語屏絶情累若豫有知者閒惟焚香誦佛書而已家人私竊怪之莫敢問手書寒山詩一首意

若示諸子者大抵以攻人之惡伐已之善為戒疾革猶怡怡自若卒無一言及後事公於死生之際安之若此則其素所養可知矣曾祖諱慕玢故任祕書省著作佐郎贈尚書二部員外郎國博君諱餘慶贈屯田郎中考諱處常故任忠武軍節度推官贈朝請大夫公娶柳氏括蒼人朝散郎珣之女有賢行生子男六人彌性彌倫彌大彌遜彌中彌正女二人彌倫以公遺奏補假將仕郎彌大彌遜崇寧大觀間連舉登進士第彌大登仕郎

興仁府宛亭縣主簿彌遜單州司戸參軍餘皆舉進士長女適進士張延之次適從仕郎廬州舒城縣尉陳温舒孫男一人女一人皆㓜公喜著述文辭簡古有理趣作毛詩訓解二十卷孟子講義十四卷文集五十卷史賛論五卷藏於家其孤將以政和元年二月二十四日葬公於横山祖塋之西狀公之行與其族系世次來請銘予雖未嘗知公而與其子彌大遊考公之行與其歴官行事始終之大節皆足以埀世傳後是宜銘乃叙而

銘之銘曰李本嬴姓爰自高陽天祚神尭興於有唐本支十三名國於曹或絶或封惟時之遭偲實其季為衛將軍位雖不充蕃蕃子孫世載其德著於毘陵疾誰與瘳邦君之靈公藴大器增光於前匪斵匪雕矩方規圓問學有原左右之逢士得其師靡然向風有社有民庇之以身義在必爭力回千鈞畜大不施其行則躓寄之去來視猶一蜕善無不報不於其躬力穡之勤後穫必豐矧公多子惟公是似責報於天如執右契橫山之陰

有賁其墟公則無憾永安此居

許徳占墓誌銘

政和五年春二月戊辰居士許君卒越三月癸酉葬於晉陵萬安西鄉之原與其先夫人同域是時予方歸省松楸其子知微不遠數千里以書來請銘歳十一月予至自延平知微復踵門而告曰先君潛徳隱行足以貽範後昆諸孤奉承罔敢失墜惟是幽堂之銘所以譔徳紀善發揚幽光而無詞以刻大懼泯没無稱以為覬羞

重諸孤之罪敢以是請予來居毘陵久竊謂居一鄉必有一鄉之善士訪求之得君之行治爲詳又與其子知儆游其何可辭君諱玩字德占生而有至性純行未十歳喪其怙恃哀毀如成人家素豐美而君獨澹然不以一毫置其胸中其所取僅足而已不爲多寡計也約於自奉而急人之急不翅如在已者雖里巷踈遠之人昏喪之不能具疾病之無醫必悉力周之至倒廩傾囷不吝也娶李氏有賢行作配無違德先二十三年卒生子

四人長曰知徽處州縉雲縣丞次曰知彰太學内舍生曰知彔早夭季曰知剛處州貢士三女長適進士李敦復次適承奉郎應天府中城縣丞晏躬行次𤼵卒孫男三人曰林曰棣曰櫟女三人皆幼平居勵諸子以學曰士知為已而已頃以發策決科以誇耀流俗非吾志也初喪其夫人年尚壯即屏居於外不復以世累攖拂其心日味佛老之書以自頤蕭然一室雖家人有經日不見其面者非静定詎能爾乎自縉雲得疾其子解職奉

君以歸已而疾少瘳忽一夜向晨顧謂侍子曰今何時曰雞鳴矣遂命扶起正其四體反席而沒享年五十有八君為人貌温而氣和喜怒未嘗形於色清慎寡欲恂恂惟謹輯睦中外必盡誠意故其存也無間言其沒也弔哭盡哀焉惟許氏之先曰堅者有卓行浮沈廬阜九華之間初不知其何許人也至君之高祖正顒始自江寧徙居常州之晉陵故今為晉陵人結廬東山之阿與孫氏比居友善未幾夫婦俱亡而君之曽大父懷素尚

幼孫氏收鞠之其後族人自江寧來訪堅之後者攜而往孫氏匿不以告比其長以其子妻之且告之曰髙人之後宜蕃衍必有大其門者并其資付之而去卒莫知所之孫氏亡其名殆堅之徒歟懷素生延福延福生億君其季子也唐亡更五季之亂衣冠舊族流離散徙雖名卿大夫有不知其所從出者況堅之與世相忘乎自堅至正顯譜系中絶其世次莫可考也然邦人至今以君之居為許堅家云銘曰堅有卓行其存不亡展矣斯

人於堅有光無隧前脩必大其門德人之言以詒後昆

楊氏墓誌銘

陳濤子通將葬其母夫人不遠千里以書屬予銘子通

予之外兄弟也吾母與其父京皆居士諱選之子居士

予昔為之傳者蓋隱德君子也其夫婦俱蚤世吾母與

其兄少孤友愛異甚其為人嚴恭儼恪不妄嬉笑靜慎

有父風夫人尊事之每順適其意無少忤者比其亡而

予尚幼夫人撫存之視猶子也令欲誌其墓舍予其誰

宜乃叙而銘之夫人楊氏將樂人也祖諱思父諱茁世
為田家夫人年十六歸於陳氏其事舅姑以孝聞事其
夫盡婦順晨昏奉甘旨必身親之不少懈輯睦中外無
間言夫亡勵其子以學卒克有立宣和元年六月十七
日以疾終於正寢享年八十有九子男二人長曰渤次
曰濤女二人長適進士黄寧與長子皆先夫人卒次適
進士孫昇孫三人曰致柔曰致虛曰宗虞女孫一人以
是年十月九日葬於城南陽坑之原銘曰富而壽福所

先兮攸好德力足賢兮誌諸幽永弗諼兮

梁明道墓誌銘

致和八年七月戊戌梁侯卒於其子崑山令之官舍越明年其孤欲扶柩歸於其鄉以宣和二年八月十六日葬於鮫湖山之原前期自青龍走毘陵乞予銘予梁侯同邑也雖末之識而聞諸鄉評得其行熟矣今其子又請之勤若是義何可辭乃為之銘梁侯諱伯臣字明道南劍州將樂人也曾龔祖筠父世廣明道資孝友事其

親能盡力撫諸弟無間言母夫人得末疾餘三十年未嘗斯須去其側晨興奉盥饋侍湯劑必躬服其勞終其身不懈親亡哀毁幾不勝喪逾年乃能襄事其遇人無賤戚必盡誠意歲饑有告急者雖掃庾賑之不吝後雖自窶弗顧也人有稱貸或負之弗償悉焚券不問其胸中洞然無纖毫芥蔕皆此類也其姻家官於嶺外而夫婦俱喪子尚幼五女未有歸明道曰吾可坐視之乎乃命其子迎致之别館為辦奩具以次擇士族歸焉嗚呼

末俗日益偷雖天屬之親迫窮禍患蓋有不相收者況外姻乎聞其風可以少激矣梁氏世有隱德至明道始勵子弟以學而其子澤民遂中上舍第崑山之政有惠愛明道陰相之力為多故邑人欣戴之其病也為之祈禳幾月無虛日其沒也哭之無不盡哀焉其得人心蓋如此晚留心釋氏疾且革問棺斂之具已備遂安寢而逝享年五十有九娶蕭氏有子男二人長曰澤民宣義郎即崑山令也次曰俊民女一人先五年卒銘曰積善

之報於後必蕃蚊湖之丘其歸永安

張進之墓誌銘

張氏諱序字進之常州晉陵人也曾祖庭讃祖延祚不仕父霖以其子恩贈通直郎進之凡弟七人長曰巨次曰與俱登進士第巨雖位不至通顯而以學行為歐陽文忠公所知其所交皆一時名流如右丞脩簡胡公樞密蔣公是也故張氏遂為毘陵著姓進之幼孤能自力其為人謹信原慤與人有誠意雖喜怒遇事輒發無所

容隱過即夷然未嘗宿怨也輕財樂施無踈戚之間視其緩急貸與無所吝雖時有見負折券不問也親戚之貧者月廩食之有常數行之十有餘年不少替暴雨雪鄉鄰艱食則給薪米以賑之市材治棺以待貧無周身者每千人為一録曰冥惠飯千僧以薦之歲饑殍死被原野進之斂其遺骸藏之殆不可以數計也俚俗信機巫宗人得癘疾闔户無敢往來者進之日往省之無難色比其亡也所遺一孤女爾進之力為經紀之事無巨

細皆纖悉詳盡又育其女為置奩具擇良士歸之郡寮有雅相善者貧甚而抱疾久不愈進之往撫其家親為調劑周之無不至將屬纊以後事付之又有閩士自京都還暴卒於逆旅煢然一小僮守之無與語者進之任其託哀其無告為之棺斂凡附於身者咸使無悔焉悉力賻之資其柩以歸二家存沒得以無憾聞者義之宣和四年二月初二日卒於正寢享年五十有八前一日澡浴更衣若將遠適然家人初莫之省也越日盥櫛坐

堂上有親賓與之笑語如常時坐頃忽瞑目起視屹然
已亡矣其於死生之際與世之所謂善知識者庸有異
乎蓋其平生於佛事未嘗斯須忘於心雖在塵勞中而
能自撥樂與方外之士游得其一言之善則終身佩服
而不敢失其誠著於中而自信其所得故能安遊若此
為善之效其至矣夫初娶李氏再娶孫氏男二人曰茹
曰蔚皆有文行女一人適凌仲臯孫二人其孤將以是
年四月二十一日葬於武進縣懷德南鄉巢野之原以

朝奉郎高元脩之狀來請銘乃為之銘曰積徳以潤身

施恵以及物慶覃後昆其永無極

龜山集卷三十一

龜山集卷三十二

宋　楊時　撰

誌銘三

李修撰墓誌銘

宣和三年閏五月二十有七日中大夫右文殿修撰隴西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李公以疾終于家歲八月二十有八日葬于常州無錫縣開元鄉湛峴之原與其夫人吳氏同穴越明年其孤以晉陵鄒柄狀來請銘余與

公俱閩人又嘗同爲諸生肄業于上庠挾策考疑時相從也俛仰四十餘年一時朋游凋喪畧盡與公有平生之舊而知公之詳葢無遺矣宜其有請於余也余雖不能銘其何可辭公諱夔字斯和其先江南人唐末避亂從家邵武故今爲邵武人曽祖諱待仕閩以武力顯閩亡退處田野祖諱僭護考諱賡皆隱德不仕考以公貴贈正議大夫妣黄氏資政殿大學士履之姊累贈高平郡太君繼妣饒氏累贈廣平郡太君皆改贈太碩人公

幼孤鞠于外家成童猶未知書而穎悟絶人舅氏大資

政黃公擢第歸一見器之使賦詩有驚人語因授以書

凡耳濡目染過即成誦至日數千言自是於六經諸子

百氏之書下至毛鄭箋傳期年之間無所不窺學日進

文日益有名從黃公游者咸推先焉是時朝廷方以經

術造士公聲聞籍甚所至學者景從贏糧重趼越百舍

而至者常相躡也逮居上庠所交皆一時知名士初補

監生洎選內舍皆第一龔公原得其文讀之歎曰此必

山林幽棲篤學之士所為今之學者莫能為也其後預
大府薦及試南省皆第二遂中元豐三年進士第釋褐
調秀州華亭尉邑令所為多不法公每規正之部使者
欲有所按治聲言行邑公迓之境上則以温言慰薦且
詢令所為公力庇之不以言部使者不悅正色復詢之
丞簿丞簿與令素不協則互訐所短而令初不知公庇
之也亦言公嘗以私故不過廳於是部使者以公為長
者已而考覈之三人者皆以罪去而公獨無累人以是

知公之器度爲未易量也丁繼母饒氏太碩人憂服除
調建州松溪縣尉兼主簿秩滿移池州軍事推官太守
羅公彥輔性彊愎行事或失中公必面折之初雖不恱
而後卒相知也民有乙與甲爭塘水而敺甲至死者獄
具刑官欲置之極典公當書斷建議以爲事有所因法
不至死爭之得減等公猶不已太守怒甚至以語詆公
公不爲屈爭之愈力於是命他官書斷其後大理詳讞
以甲准盜論乙乃止當杖審刑書斷官以失入抵罪衆

始愧服然公猶坐嘗簽書及用薦者改官降次等授宣
義郎人多勸公直其事公卒不自明也差知無為軍廬
江縣改福州懷安縣未赴從故龍圖閣直學士陳公軒
辟知杭州錢塘縣事有兄弟爭財而訟者累政不能決
公至取案牘焚之諭以同氣至情財不足言兄弟感泣
拜於庭而去異日公復過錢塘二人猶求見公以謝故
觀文殿大學士吕公惠卿帥鄜延辟充經畧安撫司勾
當公事初公之尉松溪吕公謫居建州得公之文竒之

一見如故以是首辟公置幕下至延安未逾月適夏人傾國入寇號百萬人心危慄公徐為呂公陳方畧一路賴以完及米脂之役工未畢諜言賊兵十餘萬且至諸將棄城而遁公曰彼衆我寡去將安之是速死爾不若按兵勿動城雖未完冒以樓櫓彼將以我為有備必不敢進兵法所以使敵人疑者正謂此也諸將然之卒如所料凡築殄羌威羌等十餘城未嘗不在其間其後奉進築圖至闕下因上五議欲使諸路乘虛互出以伐其

併兵之謀進取横山斷其右臂參用唐漢實邊轉輸之術申命州郡廣招置之法為足食足兵之計懲西北輔車相依之勢以備不虞識者以為切中邊事之要累賞轉奉議郎除江淮荆浙等路制置發運司勾當公事未赴改授簽書平江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嘗攝郡事適當累政因循之後獄繫甚衆公命數吏分條其所犯不日皆決遣之遂以無事今上即位覃恩轉承議郎勲武騎尉賜五品服以太學博士召道除太常博士轉朝奉郎

遷知大宗正丞事因職事奏疏上四事大畧以為緦麻
親宜有廕孫之法非袒免以下小宗有未食祿者宜廣
流澤特官之宗室雖得以科舉進尚宜許之入學以養
成其材且罷刺史以上公使以恤非袒免無官之孤皆
當時所宜行者有旨送講議司除屯田員外郎以論鄜
延進築功特遷兩官轉朝請郎勳雲騎尉久之遷禮部
員外郎天子視學公以為盛德事獻視學頌有旨第其
文高等遷朝奉大夫勳飛騎尉時朝廷議禮考文禮官

視他部為重非通知古今之學不足以當其任公傳經稽史無留事兩以考課被賞改司封員外郎長貳相與舉留之復還禮部轉朝散大夫勲驍騎尉然公雅意欲就閒曠力請外補除知蔡州朝廷惜其去留為宗正少卿訓辭有曰非清徳老儒曷任兹選士論榮之轉朝請大夫天子受八寶覃恩特遷左朝議大夫兼學制局參詳官移太常少卿時故相劉公正夫在政府劉公大資政黄公壻也以公聯姻婭亟請避嫌上曰此真太常也

因批其奏曰公議所在何嫌之有公遂就職官制行換
中奉大夫未幾復慨然語所親曰吾平生為禮樂方布
衣時已預修衣官制度今備位卿寺得司天子禮文於
吾足矣士當知止豈可冒進不已遂堅求退或者勉公
曰奉常清切於禁從纔一間盍少留乎公笑謝之朝廷
度其不可復挽則除公集賢殿修撰知鄧州兼西南路
安撫使陛辭天子勞問優渥公建言先帝常命官修中
書備對錄以知官吏流品戶口錢穀之數以知禮法文

為軍兵名額之數以知刑罰赦宥工事夫役之數蓋體周官歲終受會之意而所以周知天下之務也方今內外事物之要盈虛繁簡之實欲有所稽考盡命左右司畧倣前制為一書上之以資觀覽天子深然之有旨如公所請公之意蓋非苟然而已也南陽大藩為帥者多務大體不親事吏得舞文為姦公下車盡革前獘綱紀大整與部使者議事有所不合公獨請于朝卒見聽當路滋不悅公弗顧也然自是若有不釋然者遂以疾請

宫祠朝廷意公憚安撫一路之勞除知潁州章再上祈
懇愈力除提舉杭州洞霄宫勲騎都尉賜爵隴西縣開
國男食邑三百户公東歸居於梁溪錫山之傍日以文
字為娱澹如也子綱為鎮江教官就養子舍與賓客過
從盡登臨之適優游自得不復以世事介意嘗有貴公
素知公者被召與公相遇於途詢以所欲公從容誦少
陵江漢垂綸之句以答之貴公咨美還朝毎稱於諸公
間以為不可及也及綱為尚書郎丐迎養京師除公提

舉醴泉轉中大夫改右文殿修撰項之以足疾不任朝謁請復洞霄凡為宮祠者逾十年綱自左史論事得罪方遠謫公誨之曰進退出處士夫之常汝勉自愛毋以吾老為念也父子之懿聞者仰之及歸公喜見顏間曰汝罷大謫輕謫未久而歸上恩厚矣何以論報時公方避寇海陵盛夏遽促歸既還以微疾上章告老命未及下而公疾已革顧諸子曰汝等皆在吾左右吾何憂因不復語怡然而逝享年七十有五公天資純孝繼母饒

氏性嚴肅公事之盡子道得其歡心於兄弟間友愛尤篤旣除饒氏喪盡以資產推與之獨與季弟曼出居洲右廩入之餘一以付之置不問其後禋祀許及期親即以與其子緯其教子以孝弟忠信為本閭人一善於父子兄弟間譽之不容口退而未嘗不以訓諸子也自為小官喜周人之急祿雖微不為有無計親族之貧不能家者均養之妹姪㛰女無資以遣者必擇配歸之故鄉里語風義以公為稱首其交朋友盡信義與人接洞然

無城府尤喜提獎後進孜孜不倦門人之躋膴仕者相望也其在朝廷每有貢舉公未嘗不為考官其所取多一時名士人服其鑒裁平生惟嗜書無他好幼學嘗苦無書既仕節衣貶食而積書之富至與巨室名家埒初黄公以名儒有重望自熙寧以來累踐大官被遇泰陵進位丞轄士之出其門者衆矣公為兒童時𥊍舅自為知已而退然官州縣垂二十年逮今上纂極黄公已均逸于外乃始以學官名擢葢黄公所以期公者遠而公

亦安於義命不汲汲於進也晚位通顯而恬於進取又
率常數考一遷至一日有歸意則慨然決去不可留其
難進勇退如此公貌怡而氣和𥙷順而中勁少有大志
而深自韜養不以所長自見至其謇然持議無所回隱
不為世變所移則有人所不能者建中靖國初丞相范
忠宣公薨太常議行易名公為博士定其議曰公任臺
諫當朝廷清明民物阜安之時而公正色立朝力陳安
危治亂之幾至於法度之廢興典章之施設大臣之去

留人材之用舍一有不當其心則抗章論列無所顧避至有不得其言而去其列侍從居宥密位台輔益行所知從容進見有責難之恭朝廷有大利害與同列辨論上前各以理勝如罷大河東注之議寢鬼章獻塞之質下寛大之詔以安羣心釋朋黨之疑以全善類皆自公發之然公處心積慮務在體國持論平允不以好惽易情不以同異介意惟其是之從也故鄧綰移揚公置綰前日論已之憾而言今日指擿綰事之非元祐紛吏公

置熙寧論議不同之念而言今日法度盡變之失非公誠心慷慨不為利回不為義疚孰能然哉若夫救蔡確新州之貶而忘高位厚禄之為可懷論吕大防等之從寛宥之叙而不知跡逺嫌疑之為可避此人之所尤難而公優為之蓋公以為大臣之於國有股肱心膂之托而廼心王室曽無内外之間安往而不任其責邪方是時范公名在羅籍雖門生故吏往往諱言之而公之議挺挺不撓如此嗚呼斯可以觀公之心矣故余備載其

辭以是銘之庶其流風猶足以立懦敦薄云公娶吳氏奉議郎桓之女初封仁和縣君先公二十一年卒累贈濮陽郡君改贈令人子男四人曰綱起居郎兼國史編修官以論事謫監南劍州沙縣稅務得旨復本等差遣曰維承事郎前監在京諸司糧料曰經通仕郎試補太學上舍生未赴殿試曰綸通仕郎女三人長嫁卒次適奉議郎杭州司儀曹事張端禮次適廸功郎衢州司工曹事周琳孫男六人儀之宗之集之琳之文之麟之女

三人有文集二十卷禮記義十卷藏于家銘曰目無全
牛奏刀砉然不逢其族孰知其難亡故屢更鮮不畔援
秉義弗渝其節乃見公於建中士方紛如不倚不流介
然中居指人之斐讒波稽天鯁議直辭如防在川羣言
不孚咸底于罪皇明燭幽公獨無悔易名之美自公發
之世濟之榮公與有之我作銘詩以示萬世庶其流風
聞者興起

令人吴氏墓誌銘

中大夫右文殿修撰李公諱夔之夫人吳氏其先越州山陰人仕唐為諫大夫董昌之亂義不屈遁居括州故今為括蒼劍川人曾祖崇璧哲宗朝贈大理評事祖㝅贈承事郎父桓故任奉議郎知湖州長興縣母鮑氏金華縣君夫人資孝謹事父母能盡其力飲食起居未嘗斯須去側省定溫清各適其節言德功容人鮮儷焉父母賢之謂必得名士乃可以為配是時李公以諸生與修衣冠制度名聞朝廷繼而擢高科遂以妻之惟吳氏

世為望族夫人生大家而李公起寒素夫人事之盡婦順能以清約自將無驕矜氣槩明端靜人不見其喜慍治家有常法遇妾媵有恩意閨門之內雍如也方李公筮仕之初官卑禄微喜過從賙人之急如不及甥姪孤女未有家者必擇對歸之夫人躬治殽饌必致其精旨罍奩具資遣之無吝容人以為難而夫人安為之故鄉閭篤風義者必以李公為稱首夫人之力為多也李公從辟鄜延夫人挈諸子歸寧而金華尚無恙夫人事之

益至吳氏族大間有不相能者必迎致其家聽其言視其容色而鄙倍必消矣其懿範感人蓋如此建中請國元年李公自簽書平江軍節度判官廳公事被名爲太學博士既登舟而夫人感疾遂不起實正月七日也以其年三月十八日葬于常州無錫縣開元鄉歷村湛峴山之原享年四十有四初封仁和仁壽二縣君李公之留右丞黄公以夫人之賢奏賜冠帔既沒累贈永嘉濮陽郡君改贈令人男四人曰綱起居郎國史編修官坐

言事謫監南劍州沙縣税務有言章復未行曰維承事郎曰經曰綸皆通仕郎女三人長蚤卒次適奉議郎杭州司儀曹事張端禮次適廸功郎衢州司功曹事周琳宣和四年余過錫山以其舅從政郎與侯彥申之狀屬余銘且謂余曰吾母之亡先子方趨朝而諸孤皆稚弱不克銘以葬夫銘所以論譔先美而明著之後世也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三者有一焉人子之罪大矣今吾母之德善可考不誣

如此而積二十有餘年幽堂無辭以紀諸孤不仁之罪宜無以自逭願得銘以補前過庶幾發揚幽光為存没之慰余感其言故不辭而銘之銘曰内職之修閟而弗彰有子之賢其傳乃光貽爾後人視此銘章

翁行簡墓誌銘

公諱彦約字行簡其先京兆人唐末避地子孫散居七閩公之六世祖從家建州之崇安白水鄉故今為崇安人曾祖伯珎不仕祖元方以其子恩賜朝奉郎父仲通

以文行為東南儒宗學者咸師尊之仕至朝奉郎累贈
銀青光禄大夫有子三人公其長也公天資穎悟絶人
自幼學已能屬文既冠博總經傳尤深於禮學元豐末
游上庠聲聞籍甚一時知名士皆慕與之交元祐二年
與國學薦以祖母壽昌君之喪未赴禮部試銀青外除
造朝欲俟公策名而後告老公以為用是緩吾親歸休
計非便也請以世禄之恩授仲弟銀青不許力請而後
從已而兄弟更相推遜聞于朝事雖不行縉紳義之公

既不第益自奮勵術業益加進建之舉進士者無慮五六十輩公再舉皆中首選從而受業者常數十百人元符二年上即位以日食下詔求言時公與計偕奏格言二十篇上篇自祗命原化典學崇儉以至審治言所以立德下篇自擇術因任兼聽務和以至審勢言所以立政皆陳古義以砭今非言近而不迫直而不忤識者重焉政和三年擢進士第調汝州龍興尉丞相何公素知公謂所親曰翁生縱未能用不宜辱之捴楚間也改常

州司刑曹事公莅事精敏郡治賴之為多惡吏屏息有逋逃訖公在幕府不敢出者居二年江淮荆浙制置發運使以奏計對上問所部人材使者與公初無雅故以清議所在首以公對驛召為詳定九域圖誌編修官政和七年改宣教郎除太常博士以與修因革禮遷奉議郎歲餘乞補外除提舉河北西路學事及陛對建言朝廷更八行法使俱試於有司以革奔競浮濫之弊固善矣然八行初非以文辭選也今限以等第有中程而不

官者與初立法異甚謂凡入等無問高下俱與廷對以示詳行實畧文華之意時浙寇犯衢處公之弟中丞公由御史府得請鄉郡公亟以書屬之曰賊方熾勢必侵軼吾郡自衢信抵浦城崇安險阨易守不可犯惟處之龍泉至松溪浦城皆蕩野無捍蔽龍泉破則建危矣龍泉之士有葉植者其人邁往有智畧因之使拒守宜可倚辦中丞公然之比至鎮植已率衆拒賊即出兵益給糧械助之卒如公所料朔方士大夫聞之謂公料賊於

數千里外如指諸掌非智慮精審過人能如是乎公在
朔部尤以人材為意有所薦拔必擇行能卓然者先之
如解習之徒是也學政於民事初無與焉公所至必諏
訪民間利病與夫實邉制勝之術日與將士講畫意謂
異時以使事歸報面陳之為朝廷經遠之慮既罷使事
不復對除權發遣黃州轉承議郎宣和四年夏之官道
改髙郵軍髙郵當江淮孔道商旅所出入類多以貿易
茶鹽為業姦民訐主撮銖兩之私連逮抵罪者不可勝

計公下車有告言者隨決之無留吏猶習故常白於公欲以枝辭蔓其獄公曰兩獄充斥若等尚恨其少邪吏瞤然失對於是一郡相慶知公以民為念吏不得倚法為姦也歲大旱公以禱祠疲甚既雨而公得疾所親以是尤公公曰民蘇而吾病無憾矣病浸亟遂乞致仕章未報以八月丁亥卒于軍治之正寢享年六十有二公性孝友事親盡子道於兄弟怡怡如也敦睦姻族人無間言遇人無賢否一以誠意人人自以為親厚而與之

同趣葢鮮矣延平陳公晚居淮南見公喜語人曰翁奉常靜恪有謀使得志殆能濟務其為名流推重如此公為高郵視事纔數日屬疾民或未識公面及公之喪行道之人皆出涕曰失吾賢守也葢誠之感人未有不動者娶吳氏奉議郎桓之女封孺人子男二人曰挺迪功郎充兩浙轉運司管勾文字抗未仕女一人適丞事郎李維內外孫男女十人有文集十卷其文精緻潤縟得作者之體尤長于詩藏于家昔公在太常二弟俱持節

還朝列侍從居要官公復出使于外建雖多士爲東南最而兄弟俱被榮寵未有前比意公晚仕積厚而源深其發必遠遽爾淪喪士論惜之其孤將以明年六月丁酉葬公于白水之原屬余銘余於公有朋友之義不得辭銘曰獵德之勤名則隨之名實既孚君子之歸滀深有源渭流未施百世之傳視此銘詩

龜山集卷三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龜山集卷三十三 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溥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袁文郃

謄録舉人臣黄煒

龜山集卷三十三

宋 楊時 撰

誌銘四

御史游公墓誌銘

吾友定夫既沒之明年其子某自歷陽涉大江詣予而告曰先君之友惟公為最厚今既葬而幽堂之銘無辭以刻恐遂堙沒無傳焉敢以是請予告之曰如先公之名德皎如日星雖奴隸之賤皆知之其流風餘韻足以

師世範俗豈待予言而傳乎然昔在元豐中俱受業於明道先生兄弟之門有友二人焉謝良佐顯道公其一也三年之間二公相繼淪亡存者獨予而已追念平生觸事無一不可悲者今吾子以銘見屬舍予其奚之公諱酢定夫其字也建州建陽人初與其兄醇俱以文行知名於時所交皆天下豪英公雖少而一時老師宿儒咸推先之伊川先生以事至京師一見謂其資可與適道是時明道先生兄弟方以唱明道學為己任設庠序

聚邑人子弟教之召公來職學事公欣然往從之得其微言於是盡棄其學而學焉其後得邑清河予往見之伊川謂予曰游君德氣粹然問學日進政事亦絕人遠甚其在師門見稱如此則所造可知矣公於元豐六年登進士第調越州蕭山尉用侍臣薦召為太學錄改宣德郎除博士公以食貧待次奉親不便就擬知河南府清河縣忠宣范公判河南待以國士事有疑議必與之參訂移守潁昌辟公自隨為府學教授未幾還朝復秉

國政即除公太學博士已而忠宣罷政公亦請外矣除齊州簽書判官廳公事用年勞改奉議郎丁太中公憂服除再調泉州簽判上皇即位覃恩改承議郎賜緋衣銀魚袋還台為監察御史磨勘轉朝奉郎出知和州歲餘管勾南京鴻慶宫居太平州兩乞再任以八寶恩轉朝散郎磨勘轉朝請郎知漢陽軍磨勘轉朝奉大夫以親老再乞宫祠除提點成都府長生觀丁太碩人憂服除除知舒州移知濠州不數月會從官論守遂罷歸寓

歷陽因家焉宣和五年五月乙亥以疾終于正寢享年七十有一是年十二月丙午與夫人合葬于和州含山縣昇城鄉東𣗥嶺之原用治命也公自幼不羣讀書一過目輙成誦比壯益自力心傳目到不爲世儒之習誠於中形諸外儀容辭令粲然有文望之知其爲成德君子也其事親無違交朋友有信涖官遇僚吏有恩意雖人樂於自盡而無敢慢其令者惠政在民戴之如父母故去則見思愈久而不忘筮仕之初未更事縣有疑獄

逾年不能決公攝邑事一問得其情而釋之精練如素官者人服其明比年以來編民困於征斂而修奉祠館市材料夫無虛月所至騷然公歷守四郡處之裕如雖時有興造民初不知而事集此在公特其粃糠耳無足道者故不復縷載若其道學足以覺斯人餘潤足以澤天下遺時清明不及用而死此士論共惜之非予一己之私言也曾祖尚祖禮之不仕父濳贈太中大夫娶呂氏封宜人有賢行事舅姑以孝聞友娣姒以睦姻族人無

閭言公素貧不治生産夫人攻苦食淡能宜其家其內助多矣先公三年卒享年六十有六子男六人㒞文林郎洪州司兵曹事卒于官擬捄握皆蚤世損廸功郎前授歸州司兵曹事掞將仕郎𢷅未仕皆業儒世其家女一人歸時之子遹孫男三人女五人有中庸義一卷詩二南義一卷論語孟子雜解各一卷文集十卷藏于家銘曰嗚呼天乎故不慭遺方時清明哲人其萎道雖不行斯文未亡百世而下其傳有光

莫中奉墓誌銘

公諱表深字智行邵武人也曾祖扆仕為三班奉職祖及不仕父説當景祐寶元間士方以聲律決科而君獨以窮經為務自闔限數千里外贏粮跰足至京師從泰山孫明復徂徠石守道先生游講明道術還家杜門不復求仕進以公恩累贈至通議大夫公自幼聞過庭之訓問學有家法是時安定先生居霅上為世儒宗公往師焉一見奇之謂公有器識異日所至未易量也自是

浸以名聞於時元豐二年登進士第調洪州豐城尉未赴丁通議公憂服除再調建州建陽縣主簿秩滿用薦者移撫州宜黄令適丁母碩人憂不赴終喪授鳳翔府好畤縣令好畤在隴右為劇邑號難治公至明約信令而人化服終三年無一人犯重辟者仇齊路險絶車輿不通邑人病之久矣公諭父老鳩徒計工治為坦途往來便之侍郎張公舜民領漕事見而謂人曰莫侯可謂知為政矣其為利非濟人溱洧之比也率同列交薦之

改宣德郎知泗州昭信縣事憲司有繫囚事聯省曹吏以枝辭蔓其獄六吏推治不能決命公往治之一問而情得人服其明民有持牒棄妻屏子者公詰其所由曰以病而貧力不足以相守故及此非得已也公惻然憫之曰吾為長民之吏使人父子夫婦不相保當任其咎者其誰與於是出私錢賑之里巷編氓感公之義皆協力以周其匱急故其室家復安如初比公之行是人與其妻孥攀號於道見者咸嗟嘆之公惠政及人有以厚

風俗多此類也上皇即位覃恩遷奉議郎賜緋衣銀魚除真定府路都總管司勾當公事會中山之安撫朱公紱以公兼領帥事賴公頗多秩滿通判新安除御史臺主行用中司不名赴都堂審察除光禄寺丞未上遷開封府司工曹事朝廷更錢法會物下公適直宿陰爲處畫人無知者黎明揭示大命遽下吏不得摇手爲姦尹陛對被獎諭遂以公之名聞于上睿旨親除左司録事中都不治吏習以爲常黠胥舞知玩工文移鉗紙尾以

進官署唯唯惟謹公察其尤無良者治其一二一府屏息無敢習故為傲慢者並僚恃權倖雖役令悉趨之公為折其短獨未嘗少屈乃諷言章政和三年出公為廣濟軍司録事士論惜之而公處之恬如也久之朝廷察其非辜起知睦州公曰文正范公清獻趙公嘗守是邦其遺範未遠也循而守之則無餘事矣已而郡大治民至今思之過朝除知饒州東歸待次毗陵愛其風土欲營菟裘為歸休計於是力請宫祠除提舉西京嵩山崇

福宮未幾告老宣和五年六月丁未以疾終于常州私第之正寢享年七十有一是年十一月壬申葬于宜興縣清泉鄉之梅林原公為人端勁有守孝于親友于凡弟人不間其言畜幼孤如己子蒞官臨政嚴而不苛寬而有制故吏畏其威民懷其德决滯訟去民瘼洞然幽隱雖逢其族迎刃立解世之名能吏者皆自以為莫及也公自奉議郎或以年勞或以恩典九遷至中奉大夫賜三品服封文安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娶方氏太常

少卿贈金紫光禄大夫諱嶠之女有賢行能宜其家累
封至令人男二人曰多聞通直郎監鎮江府排岸司曰
多見廸功郎明州慈溪縣尉女二人長適宣教郎知襲
慶府鄒縣事朱芷次適廸功郎信州州學教授江文中
孫男三人曰草曰萃皆登仕郎曰蒙將仕郎孫女二人
尚幼晚自號如如居士有文集十五卷曰如如集既葬
其孤請銘於予予與公有平生之舊知公為詳義不得
辭乃為之銘曰獵德之勤積之在身府寺踐更蔚乎有

閭出蕃于外惠施於民去思不忘久而彌新百世之傳視此銘文

錢忠定公墓誌銘

宣和六年三月五日龍圖閣學士正奉大夫致仕錢公以疾甍於毘陵私第之正寢享年七十有一訃聞天子詔特贈光禄大夫賻賜加等下所属郡佽助其葬其家上公行事于朝考六家書謚曰忠定越明年正月壬寅諸孤護其喪歸葬杭州大慈山之原既乃詣予泣而言

曰先公勲德載史氏易名議行著于太常襃贈崇邺具存恩典終始光榮昭于一時惟是幽堂之刻發揚其親同為不朽者宜有以稱大懼隕越弗克以承予責敢以是請予與公有同年之舊義不得辭乃叙而銘之公諱即字中道其先出于顓帝後曰陸終封于彭城至子孚仕周為錢府上士遂以官命氏子孫稍遷至下邳至漢末避公避亂徙烏程又徙錢塘之臨安忠懿以吳越入覲公之高祖以宗族錫官遂居京師為開封人曾大父

子節故任右班殿直祖昌濟故贈朝奉大夫父垂範故任朝散郎知太平州致仕贈銀青光禄大夫自皇考占籍宜興今遂為毘陵人公天資雋茂稚齒已如成人年十三居母喪哀慕毁瘠見者感動既冠遊太學以文行知名於時熙寧九年中進士第授安州司理叅軍吏有誣服自盜抵死屬邑具獄上於郡公明其寃狀守將喜而謂曰劾縣獄當得賞荅曰治獄得情乃其職擠人以論功非吾志也間者歎服章敏滕公甫力薦之稱有氣

節畢時必為名臣移博州防禦推官知杭州臨安縣丞
異時縣民轉徙豪右冒墾其田官不能直者悉奪還之
流冗復業又除二稅積弊以蠲民瘼至今邑人頌其遺
愛調福州觀察推官福唐為七閩都會獄訟繁夥連帥
悉以付公府無留事丁銀青憂服除調睦州軍事推官
三衢有冤獄久不決屬部使者以閭里宿怨檄往按治
挾薦牘動公風欲鍛鍊以快其私至則折獄平允所全
活者二十三人或問之對曰吾寧老冗選中豈忍以數

十人覔一薦哉未幾改宣德郎丁文安郡夫人憂服除知潁昌府郾城縣修奉泰陵期會嚴促乃躬自監督役均費省人樂趨事先期告具會汜水霖潦敗橋府亟以屬公三日橋成人服其敏繼奉二后園陵辟爲西京轉運司屬官有不下司體究採石事事領於内侍使者憚不敢乃請代往按治不撓収罪之尤者置于理王博文帥鄜延薦爲經撫司官夏人有來歸者當命以官公察其言色有異詰問屈服果所遣諜者崇寧中朝廷欲撫

納西羌久而不至主帥憂之檄巡行塞下宣諭德意旬日監軍貴酋欵塞降附者至數百人代還賜對稱旨除提舉鄜延路弓箭手蒐簡精容占籍者皆為戰士盡括閑田為將吏冒占者以廣招募初塞上給田人一頃馬半之叚者不足供芻秣畜馬日久至是始增之槩給一頃人獲其利而邉騎益衆矣就除陜西路轉運判官王師収復銀州被旨專董芻糧飛輓夙辦第功居最延帥經制五路邉事除鄜延路經畧安撫判官兼總管勾權

帥事久之經制罷帥復領舊職涇原兵失利渭帥與總
管爭訐于上論者請付獄以正軍法數遣官按治觀望
奏報不直特旨命公遂馳至涇源具得其實以聞且言
劉安閒師中有功邊陲願少寬假以責來效上從之劉
安止降秩士論大愜崇寧中陜西鐵幣日輕視銅錢不
能十一而官俸獨給鐵錢在職者不能贍官曠不補事
有浸廢因建言倍給選人之俸凡攝事者理任受舉許
同正員人樂就職百廢具舉公自爲幕府以方畧聞後

稍權帥事指使將佐望實益孚上深知其才驛召赴闕亟
命入對上問西人兵力公曰夏國本數州之地盜據靈
夏浸以彊大元豐中兵臨其城下羌戎壅河決水士馬
幾殲遂無成功上曰靈武終不可取耶公曰戎狄之民
皆兵也居不糜廩食動不勞轉輸故便於用衆雖兵之
去來飄忽如風雨而不能持久又其所短也願申戒邊
臣嚴飭武備蒐練戎士積粟堅壘先為不可勝之計以
覬其釁屈其所長而乘其所短則可以得志矣上又問

大寨泉可取否奏曰臣聞其地逼近靈武曩時進取號爲得策計慮不審亟築亟退反爲夏人所有距漢界百餘里地皆瀉鹵無水泉古所謂瀚海也間有之不可飲馬口鼻皆裂大兵不可往審問邊將皆以爲然上首肯之翼日除直龍圖閣知慶州兼懷慶路經畧安撫使馬步軍都統管再入謝上宣諭曰屢詔環慶進築久而無功今當屬卿乃謝而言曰陛下過聽以任臣顧雖綿薄敢不罄竭仰承睿訓旬日凡三進對所陳邊防利害攻

守計策甚衆上深嘉納之事多施行削藁不言陛辭乃賜三品服以寵其行詔趣之鎮即日就道初紹聖中城清平關關之左右皆沃壤地曠絕無扞蔽人莫敢耕收乃即關之東西築徐丁臺章章塡賜名曰安邊城曰歸德堡東西相望控制要害包地萬餘頃人得以縱耕其中歲收以數萬計公私利之初城徐丁也一日下令遣發諸將將愕眙不知所為公曰亟往即事比及境上大兵已集芻粟版築之物無一不具三日而城畢夏人駭歎

服其神速環慶自大寨泉退衂之後士氣沮傷至是復大振踰年移知延安府兼鄜延路經畧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河東陝西皆邉夏國人使文檄往來獨由鄜延號為西邉門户凡中國移檄與諸路理辨疆事率由延帥刋定以付邉吏夏人書檄至密閲其當受與否諸邉皆禀覆行自公至鄜延每屈之以禮朝廷初用八寳夏人以所賜御寳度數非臣下所當議拒却不受自是西人畏服使人入境所舉小不如式劾引伴者坐之移檄

夏國責其失禮其後至者皆惕息惟謹無敢縱以生事初羌人久拒命上許其納欵諜者數言將進誓表而累歲不效公策知敵情言羌必不來然至與不至不足問當嚴備以待之耳因條上備禦之策上以為然除集賢殿修撰乃城清遠鎮邉二寨以遏賊衝增築龍泉御謀二城保聚邉民吾圉益固大觀初關輔饑民流至邉上言常平官失職使流冗就食塞下則邉粟益貴且非所以示外敵宜令所在資送還鄉以賑給之詔從其請民

得復業秋大霖雨傳言敵間城壞將大入寇諸將請起
卒之踐更者以益兵朝廷下走馬章救諸道增嚴備禦
他路調兵騷然獨鄜延安堵如故因上言臣審料夏人
決不寇邊迨冬果無警諸老將皆服公料敵精審詔以
公守邊鎮靜備禦有倫除徽猷閣待制仍再任西邊恃
蕃兵弓箭手為用異時患蕃官侵擾莫敢繩治乃悉為
約束犯者無貸自是皆獲安業人心感服戰守賴之鄜
延邊袤千里而諸城踈遠敵易乘間乃增置杏子鎮青

盧移萬世屈丁堡東接河東西連環慶聲援相屬彌縫邊隙敵不得間除顯謨閣直學士復再任再上章懇辭不允政和初内侍童貫宣撫陜西法有弛張可從宜者得罷行之長安萬物騰躍衆貨益輕乃嚴設科條欲力平之計司承望風旨取市價率減什四違者重置于法民至罷市又行均糴法賤入民粟增估金帛以償之下至蕃兵射士之授田者咸被抑配全陜騷然幾至生變帥臣諸司不視利病奉承推行惟恐後公獨以為不可

極陳其害章上不報時貫方用事權傾中外人皆為之

危慄而抗章繼上言益切至士大夫間章中詆貫論事

多質直語往往爭傳誦之坐是貶永州團練副使永州

安置然平物價均糴亦為之罷在永數月上念其忠亟

復徽猷閣待制除永興軍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兼

知永興軍府在道改知仁興府朝廷復行夾錫錢乃申

敕公移一準銅錢槩用無偏府中帖然旁郡官私與民

出納自為輕重民疑以撓交易不通始大愧服乃視興

仁為法尋移知青州兼京東東路安撫使至鎮改充河東路經畧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兼知太原府以童貫領宣撫使奏乞辭避爾書襃答不允河東諸司與被邊屬郡如代嵐石麟府咸許以事宜聞時傳虛聲以勦憂顧公曰閫寄當以静勝乃嚴戒邊吏凡制事必慎擇可信者重以賞罰御之自是警奏不安邊陲晏如政和五年春以足疾乞領宫祠章五上乃得請提舉杭州洞霄宫復徽猷閣直學士盜發邦原聲震東南起知宣州

捍蔽江左或告公曰宣歙俱鄰於賊歙破即宣危矣公慼久疾可以力辭公曰方急難中豈人臣愛身時也乃扶疾就任時寇兵逼屬邑民大振擾公之威名凜然人恃以安郡境賴之迄用保全上心嘉賞除龍圖閣學士賊平以疾乞致仕章三上未報特召赴闕除河東宣撫司參謀乃力陳老疾不足備驅策詞意懇至遂得請特授正奉大夫致仕家居三年以疾薨薨之夕有星隕于寢室之上公剛毅方正見義敢為不可回奪雖犯權要

蹈患難不顧也胷中無城府推誠待人洞見腹心持已甚嚴而遇下明恕臨政愷悌人不忍欺久任帥閫不為貴倨淵畧細務聽訟折獄纖悉得情而歸於寛厚民尤感服雅以清約自將一介不妄以取與延帥圭田皆在極邊將吏役所部為之耕種歲入千計公至是乃捐其地募弓箭手絲毫無取吏兩鎮凡十餘年量敵制勝動中機會每以疆吏生事為戒語人曰為國守邊安危所繫但當宣國威靈嚴於自治使敵人不敢侵侮邊陲得

以晏然是為稱職若親小利名或起釁圖尺寸功兾幸寵榮吾不忍為也識者以為至論凡所辟薦不假人以私必視其能拔自部曲多為一時名將號為知人性誠孝每以褒贈不逮其祖為恨遂以所得官奏乞回授特旨從之敦睦宗族恩意滿至常遇郊恩舍其子孫先官猶子斥俸餘置義田宅近族子孫聚而居之養生之用皆取具焉有文集三十卷提奏議七十卷娶同郡胡宗說之女封碩人先公十二年卒贈淑人子男二人長曰耦

承議郎真州排岸次曰赦朝奉郎通判亳州軍州事以學行吏能見稱於世女一適從政郎江寧府溧陽縣丞胡朝孫男九人曰巘言登仕郎曰太冲曰如愚曰康錫皆承務郎曰保衡通仕郎餘四人并女尚幼銘曰烈烈我公惟時干城威加羌戎一塵不驚擘偉恃權狂瀾稽天以下闕

龜山集卷三十三